

伊斯兰革命的世界性影响

前言

20 世纪见证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且令人震惊的各种变革事件。20 世纪发生的这些变革，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完全等同于之前数个世纪在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件。世界大战、各种革命、各种社会之间的纠纷和冲突构成了上个世纪变革中引人注目的部分。有些重大事件产生了局部影响，有些变革只在内部产生了效应，但总体上，对未来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苏联的解体，对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产生更大的冲击波。上述变革和事件对国际社会的内部因素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西方对 1979 年伊朗发生的伊斯兰革命感到惊恐不安，不仅是由于他们未正确了解和认识伊朗社会内部实情、国内活动、政治文化和思想方式引起的，而且他们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发生争斗亦加剧了这种不安。伊朗作为最大的拥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国家之一，同冷战时期两极中的一个军事大国有长达 2500 公里的共同边境线，伊朗作为最强大的伊斯兰思想文化中心之一，在伊斯兰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它在最敏感地区西方特别是各大国家生命攸关的安全利益方面占有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西方与伊朗对立的因素很多且错综复杂，无法考证双方何时开始对峙，无论在革命之前还是革命之后，西方同伊朗的冲突和交易的强弱程度完全取决于这些因素。

在伊朗文明史中，伊朗国内发生重大变革而引起国际关注的事情很多。19 世纪末，俄国沙皇同美国以及后来苏联同美国在伊朗的争夺史中都充分反映出西方在伊朗有很大的利益，西方对伊朗早就垂涎三尺，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令西方不安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换句话说，他们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感到震惊，因为伊朗现代史上发生的种种事件，其影响力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纵观以前发生的各种变革和考查伊朗现代史均可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西方和大国在行动上已失去直接干涉伊朗社会发展进程的特权，甚至严重影响了边缘角色的利益。比如，以前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百分之八十的

石油进口由伊朗保障，现在双方无论产生任何分歧都会给该政权的经济以沉重打击。另一方面，该政权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军事盟友，特别是伊朗针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新的政策，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消灭以色列后，导致以色列的纲领和政策混乱。

《耶路撒冷邮报》就此写道：“国王的垮台不仅对波斯湾的政治地位产生了影响，而且打破了该地区的力量平衡。”

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发起的原因众说纷纭：少数人认为，伊朗已具备发动革命的条件。而大多数人认为，根据伊朗现有的军事力量，这场革命掀起的波浪最终会风平浪尽。换句话说：这场革命不会产生太大的效应，因为巴列维国王政权在中东对于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来说是一座非常安全的岛屿。在瓜德罗普（guadlup）会议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大国、英国和法国尚未料到巴列维政权会垮台。因此美国时任总统杰米·卡特在几个月之前还称伊朗王国是“安全之岛”^①。另外，美国时任国务卿也发表声明：明确表明了美国反对伊朗人民的革命行动和公开支持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王朝政权的立场，他们确信伊朗革命者的胜利最终将导致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自由主义的西方在抵制共产主义的东方时，主宰了竞争国的全部思维模式，西方的错误分析和评估造成两极社会对许多现实问题都作出截然不同的决定和采取相反的举措。

在这种国际秩序下，根本想不到一个野心勃勃追求时髦的政府完全能够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融洽相处，但是却无法抵挡伊斯兰革命的浪潮，结果轻易地在短时间内在革命潮流面前就范。伊朗历 1332 年 5 月 28 日（公历 1953 年 8 月 19 日）伊朗发生政变之后，美国极力插手伊朗内政企图挫败各种旨在扩大苏联影响和开展其它各种反西方运动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伊朗的势力。

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体制的出现，以及两种体制的日益巩固和加强，迫使多数国家特别是弱小国家被迫加入两极中之一极。由于两级中之一极的介入和支持，在民族、地区和国家范围内出现了种种变革和变化。

换句话说，不仅两个超级大国执意在此变革背后肆意操纵，而且这些国家也无奈地尽量满足两个超级大国的要求。在此可以例举某些事件，如：越南战争、古

^① 威廉·舒克拉斯（wilian shukras），《国王最后之旅》，阿卜杜勒·里萨·胡森格·马赫达位翻译，阿尔布儿兹出版，1980 年，6-155 页。

巴战争、朝鲜战争、东欧变化和许多发生争夺的事件中，有些国家则与两个超级大国对立，而有些国家则各自公开支持两个对峙的超级大国。

伊朗拥有的丰富能源，更为重要的是它具有的明显的地区地缘政治特点，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对中东和波斯湾地区采取政策时，对具有优越战略地位的伊朗不得不采取特殊的政策。

同苏联这样的大国接壤，本身就具有成为地区大国的潜力，加之西方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倾向举措促使伊朗成为执行美国在本地区政策的合适对象。美国除了实现其诸如抵制共产主义渗透，长期保障从西部地区进口廉价石油，保护西方在该地区的保守政权和盟友等目的之外，还物色某些地区国家作为实施自己有关建立地区力量平衡，保障西方以及战略伙伴如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利益的政策的主要基地。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越南危机后，美国政治家开始为实现自己的区域目的寻找出路，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行动，则为其他国家创造了加强地区民族主义感情的机会。此事在尼克松或加瓦姆（gawam）著名理论框架内彰明较著，伊朗和沙特两国由于特殊原因而充当完成这种使命的轴心国。在伊沙两国的竞争中，伊朗占优势，其力量超过了沙特。于是实施上述理论的主要使命交给了伊朗，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福特和卡特时期，（伊斯兰）革命胜利后，这一战略以失败而终结。

无疑，穆罕默德·里萨·巴列维逃离伊朗之后，伊玛姆霍梅尼回国，世界各国的政界，包括各个国家、国际组织、各国公司、新闻媒体都不得不在政治领导格局中作为不可否认的事实相信这一非常伟大的事件。但不同的立场和行动以及某些大国的对立说明他们惘然不知所措和计划的失败，他们最初做出的敏感立场反映了伊斯兰革命对他们已产生影响。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对宗教文化、传统民族价值观产生的作用是西方世界完全始料不及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体验过许多意识形态如帝国主义、纳粹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然而，在近几个世纪，宗教的作用和伊斯兰政治传统的恢复或换句话说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其他诸如圣战、终审、殉教、忠心追随伊玛姆等事件对西方来说根本不能接受。在此之前，西方对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国家最大的担心是民族主义运动和开明知识分子运动。

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制度中，他们对新政权不但没有表示出不满情绪，反而同新政权建立合情合理的关系，以保护自己在伊朗的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利益。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对伊朗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非常关注，尽管美苏观点完全对立，但两个超级大国都为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积极寻求同伊朗继续保持商贸和政治关系的途径。

虽然这本身是由于未正确理解伊朗国内形势和对事件缺乏中肯分析，但各种因素如伊朗社会特有的条件和独有的特点，加之伊朗人民参加革命运动及社会内部变化速度之快，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也随之过度激烈，伊朗革命领袖具有的独特领导气质致使国际观察员和美苏超级大国一时无法理解伊斯兰革命。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前，某些保守的伊斯兰政府上台。尽管激进的世俗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伊斯兰社会再次重视，但只有伊朗在世界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换句话说，在历史长河中，这场革命是第一次由人民发起的群众性运动，即一个伊斯兰宗教政府巍然屹立于世界之林，从那时开始伊朗执行独立的政策和方针路线，在观点和信仰方面表现出同国际体系和美苏超级大国截然不同。

占领美国使馆和扣留人质问题是革命胜利后第一次与国际社会交手的事件，由于伊朗违反西方外交权利和惯例，伊朗和国际社会之间便开始激烈交锋，以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建设和完善自己的过程中多次同以西方霸权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社会在思想和行动上进行对立，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用输出革命的战略进攻国际社会的结构，通过输出革命加强和武装伊斯兰人民和世界弱小势力，而不是采用更加温柔的办法，伊朗这样做的目的是国际社会更加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对国际社会及其内部因素和前景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伊朗退出西方阵营，之后同国际社会的对立，对地区的平衡产生了深刻影响。20世纪虽然目睹了各种各样的变革事件，但是任何事件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在行动方面都没有像这场革命反映广泛，影响深刻。

在分析这场革命时，大家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一事件的特点的是什么？它对国际体制产生的影响与类似的事件相比其主要区别在哪里？换句话说，应发掘

伊朗伊斯兰革命同与其水平相似的同类事件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并发掘那些对国际制度增加影响力的伊斯兰革命的特点。那么。如果了解了这场革命的动机，就不难理解其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

法国评论家米歇尔·福库 (mishee fuku) 认为，1978 年的革命是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完全拒绝接受一种革新的革命，是一种复古行动。这种革命似乎是一场没有组织没有政党自发的革命。在分析伊朗伊斯兰革命特点和特征时，必须特别重视某些因素如：伊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社会发展的情况和水平以及与此有关的条件、环境和习俗。

按照福库的观点，在 20 世纪要推翻一个政权，不但需要激烈的感情，更多的是需要武器。然而在伊朗发生的革命，使今天的观察家感到惘然，它不是人们从中国见到的模式，也不是从古巴、从越南见到的，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它没有特设机构、没有组织、没有明确的带头人、更没有政党。^①

革命前夕，各阶层赤手空拳的人们有机的进行着联系，他们用统一的拳头（而不是采取武装斗争）面对全副武装的政权，向当时的保证示威。按照福库的另外一种说法，这一事件是赤手空拳者的革命。^②这场革命让对方在内心产生矛盾的心理。第一个矛盾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同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政权作战。第二，在采取革命行动中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并肩斗争。在此期间伊斯兰作为民众在政治舞台上的动力和在形成集体民族觉悟和使之变成动力、鼓舞、变化的源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伊斯兰革命对西方甚至对伊斯兰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结果是伊斯兰思想在全世界的复兴，在此之前，西方一直不择手段力图削弱伊斯兰教育意义和伊斯兰在各社会的影响力。西方总强调的一点是：纵观历史寻找伊斯兰的痕迹，却发现其影响在社会上已不复存在。尽管西方绞尽脑汁消除伊斯兰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事与愿违，它们消灭伊斯兰的希望彻底破灭。

^① 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可参阅米歇尔·福库的书《伊朗：一个无灵魂世界的灵魂》，翻译：尼库·萨尔候什和阿夫申·贾杭迪德，出版者：内伊，德黑兰，2000 年。

^② 米歇尔·福库，《伊朗人在头脑里有何梦想》，翻译：侯赛因·马苏米·哈马拉尼 (hosein masum hamran)，哈拉斯出版社，德黑兰，1998 年，43 页

伊斯兰革命对恢复伊斯兰价值观和提高穆斯林觉悟方面产生的最重大影响就是提高了伊斯兰政治思想。很多人认为原本已淡出历史舞台的伊斯兰，现在借助强大的革命核心和超越民族界线的潮流正在东山再起，奔腾向前。实际上，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表明：各种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没有走到尽头，反而作为将人类从压迫和不义中解救出来的最重要的途径而重新复兴，它使脱离精神文明追求物质享受的世界停滞不前，并在使人类摆脱殖民主义国家枷锁方面开启了宗教精神信仰之窗。

伊玛姆霍梅尼作为宗教思想的倡导者和复兴者，其作用非同小可。很多西方思想家、东方学者、伊斯兰学者、社会学家都承认他是最伟大的伊斯兰思想和价值观的恢复者。从19世纪到伊斯兰革命运动开始时，伊斯兰革新派、改革派、觉醒派只是将伊斯兰作为一种信仰去宣传，而伊玛姆霍梅尼则在历史舞台上付诸行动，开创了文艺复兴的新纪元。

殖民主义者数十年的努力曾使反宗教的计划向前推进，然而伊斯兰教的平稳发展已成为社会舞台上潜在的一股文化力量逐渐被人们接受，它从政治上着手发展，其地位逐渐得到巩固和加强，范围也逐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也因其特殊的政治纲领，被载入世界最伟大的革命之列。伊斯兰革命希望建立杰出的政府机构，政府认真实施伊斯兰原则，成立真正的伊斯兰政府，通过输出伊斯兰革命改变国际社会格局，这场革命使所有人惊愕，其中多数人对此很敏感。

伊朗的这次变革，除改变本国政治社会机制中的基础外，还跨越国界，在世界意识形态的发展中看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观、革命的朋友和敌人，以及反对者和支持者，世人不得不承认这场革命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和成为该地区某些地方受鼓舞和运动起源的事实；对另外一些地方来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引起的波动则是严重威胁的根源，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恐惧就是由于他们感到伊斯兰革命的威胁性而引起的。

所有对追随西方搞极端物质享受表示厌恶的人，都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感到高兴，深受鼓舞，焕发出新的精神和气质。实际上，伊斯兰革命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鼓舞，致使在伊斯兰世界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运动，可以发现这种运动从形势和内

容上同以前发生的运动有重要区别。以往，伊斯兰社会及其领导者在改革和反西方化浪潮中采取着羞羞答答的态度。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在思想和行动上给他们以新的启示，使他们抛弃羞涩的立场，采取进攻态势，发挥主角作用。

也许世界穆斯林最关心的重要问题是伊斯兰革命胜利的方式，在革命派的许多书中及其采用的策略中有这样的记载：手无寸铁的人民战胜了全副武装的巴列维政权，那是因为伊朗领袖和人民受卡尔巴拉事件的影响和启迪。他们把国王比作叶齐德，把伊玛姆霍梅尼比做伊玛姆侯赛因，以身殉教是革命领袖们作为隐循伊玛姆的继承人引以为豪的事情。此外什叶派的教法演绎、教法权威等教法规定引起穆斯林特别是伊斯兰世界思想家的重视。

然而，在西方世界看来，伊斯兰革命是恐怖主义的典型，是绑架人质，袭击大使馆，搞威胁活动，支持一切革命的根源。比如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政府就宣称伊斯兰革命是恐怖主义的同义词。尽管伊玛姆发表许多宣言和讲话，阐明了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反资、反腐化，依靠贫苦大众，建立没有贵族阶层的社会，发展公有制限制私有制，强调自由和独立，强调解放全体被压迫的民族，尊重人权……。另外大大弘扬更进步、更先进、更有精神特色，当然更有民族性的东西。这些东西被伊斯兰社会所接受，但西方却陷入了恐惧，采取反动立场，西方的全部结论都是否定的。西方人对伊朗革命现实及社会条件的这种理解完全受了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这种过激观点和错误结论的影响。

实际上，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表明：各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没有走到尽头，而且作为将人类从压迫不义之中解救出来的最重要的途径重新被提出来。《古兰经》在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世界出现了新含义。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像治病良药一样是伊斯兰思想在全世界复兴，它不但给某些国家增加了精神力量、加强了思想基础，而且使某些国家走出防御状态，采取进攻态势。

在没有政治、政党、协会机构、组织和部门介入的情况下，人们怎么形成群众运动，其建立的制度符合什么标准和法则，这是发人深省的问题。清真寺的作用，伊玛姆和宗教人士独立于政府行事，致使在伊朗存在一种双重的领导权，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为这场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

世界穆斯林由于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伊斯兰价值的恢复而感到强大、自豪和成功，但在此之前由于1972年的石油禁运带来过因亲西方造成失败的教训。同时，伊朗革命第一次成功的将伊斯兰政治社会革命奉献给世界；这场革命是以伊斯兰的名义，是在真主之大的口号声中，在伊斯兰什叶派理论和象征的基础上，在用伊斯兰教义培养的宗教人士的领导下开展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结果全世界穆斯林可以因自己的伊斯兰本质和在长期遭受外界大国统治的地方恢复伊斯兰生机而感到自豪和强大。

另一方面，伊玛姆霍梅尼明确地展示了伊朗的经验，这是作为伊斯兰通往国际社会、政治和思想意识的途径而提出的。他的工作计划是在东方和西方面前在文化和政治努力中团结全体穆斯林，由于在这些努力中取得成功，伊朗实现了稳定，在执行他国在国内外的原则和理想中取得胜利。在全世界的伊斯兰活跃人士可以看到自己同许多有价值的伊斯兰革命原则是协调一致并行不悖的。

在这些原则中可以提到这样几点：

- 1- 作为生活方式的全部整体重提伊斯兰。
- 2- 相信这一规律：西方政教分离的模式是伊斯兰社会面临困难，导致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混乱的起因。
- 3- 穆斯林在恢复伊斯兰道路上获得成功和力量是在真主诺言和保障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一观点对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唯一的合适的取代物。
- 4- 重提伊斯兰法律，它作为真主的法律旨在建立理想的社会、建立在社会正义和崇高道德基础之上的社会。
- 5- 重提圣战，反对一切偶像，随时准备为真主殉教，这作为唯一的斗争和胜利的途径。

全世界伊斯兰社会的精英和文化人士率先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表示欢迎的举措，令统治伊斯兰国家的各政府很不安。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代表从北美到东南亚纷纷访问德黑兰向伊玛姆表示祝贺。在逊尼派埃米尔统治下的波斯湾周边国家的什叶派穆斯林，虽然其人口在酋长国占少数，但他们满怀豪情打算获得新的地位和

力量，他们开展宗教活动，并表达自己对反动统治者的不满。从埃及到马来西亚好多少叶派和逊尼派团体组织，如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圣战组织，圣战穆斯林运动，伊斯兰苏莱曼党都从伊斯兰革命中受到极大鼓舞。

亚希尔·阿拉法特对安瓦尔·萨达特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搞和解和开始戴维营会谈感到灰心失望。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他立即率代表团前往德黑兰，在原巴勒斯坦占领者政权驻德黑兰贸易办事处旧址开设了巴勒斯坦使馆，与此同时，一些伊斯兰统治者以支持外国运动为名极力指责他是伊斯兰反对者，或指责伊朗干涉本国内政。

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初，国内外的观望者甚至革命的反对派人士中产生的一种错误想法是：根据多米诺理论，随着伊斯兰革命的胜利，统治伊斯兰社会的一些政府有可能本国人民效仿伊斯兰革命发动起义而一个个垮台，届时伊斯兰体制将统治其他伊斯兰国家。但是如果这些伊斯兰政府能考虑一下伊朗当时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政治条件以及它同其他伊斯兰社会的区别的话，就会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如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仅需要理论观点支持，而且需要一个切合实际的和谐管理。

像伊朗这样的国家有古老的文明与文化，有超过一百年的反对时任统治者的斗争史，在立宪运动和石油国有化运动中，至少有两次战胜当时统治者的经验。从萨法维王朝开始，什叶派宗教领导人的权限日益扩大，一种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平行出现并得到发展。现今伊朗的局势比那时更好，现在拥有伊玛姆霍梅尼这样无可比拟的领导人，在领导与人民相互帮助携手扶持的情况下，这场革命不费吹灰之力取得胜利。而至少目前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和社会看不到这种大好局势，因此根据多米诺理论并不意味着伊斯兰革命在输出革命中不能成功。

伊斯兰革命胜利后，许多伊斯兰国家随即发生的种种事件均表明伊朗革命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和新的想法。1979年发生在卡尔巴拉、纳杰夫、库法的事件，1979年占领哈拉姆清真寺的事件，在此之后，焚烧美国驻伊斯兰堡大使馆事件，沙特哈萨储油区发生的示威和骚乱，巴林未遂政变……等事件增加了多米诺理论实现的可能性。

但是，在西方和东方媒体看来，伊斯兰革命及这场革命的宣言是根据什叶派教义形成的。虽然有反西方等强大的精神力量存在，但是，此事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同时，从革命之初开始就提供了革命的世界性蓝图，在那里描绘了各国世界性的愿望和理想。在伊玛姆看来，伊斯兰革命有着伊斯兰共同信仰的根基与世界全体弱小民族有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 11 条就是根据这一原则拟写的。

西方在分析伊斯兰革命时陷入了片面的有局限性的带有恶意的研究中。西方旨在证实革命复杂性的理论方法是不合适的。应指出的一点是：西方总是从特殊的完全片面的角度看待伊斯兰革命，把它贬低为一种激进的恐怖主义教派运动。伊斯兰革命则强调：恶意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令人烦恼的困难呢？可靠情报的缺乏，来自伊朗及其外部敌人策划的阴谋诡计以及流亡者、避难者和掮客们单方面的证词和声称等等……增加了（西方与伊斯兰革命）之间的鸿沟和不信任度。他们大肆炒作这场革命的目的就是想利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威胁论进行反对伊朗，制造混乱，不为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作出努力。

伊斯兰革命借助伊玛姆个人的能力和特点，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利用宗教思想和伊斯兰意识形态战胜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的统治。从根本上来说，排开伊玛姆霍梅尼谈论伊斯兰革命和政教合一制是不切实际的。一些作家捷足先登，统一用“霍梅尼主义”^①形容伊斯兰革命。他们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点是：提高了伊斯兰主义学说在创造新思想中的能力，即将穆斯林培育成反专制反帝国主义的人士。更确切地说，伊朗穆斯林反对巴列维、反对美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支持伊玛姆和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革命的胜利反应了伊斯兰政治思想的牢固和稳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伊玛姆政治思想和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在伊斯兰政治信念中有深刻根源，随着伊斯兰体制的建立为完成伊斯兰政治使命打下了空前牢固的基础。一个政治制度首次以革命形式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基础上崛起，取代了亲西方的腐朽政权及西方的战略盟友，好多穆斯林认为这一变革是伊斯兰战胜殖民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超级霸权主义大国的典型事例。

^① khomeinism

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全世界）穆斯林的觉悟揭开了伊斯兰和西方对立的新篇章。尽管此进程并非新事件，但在历史长河中，伊斯兰世界曾几次同西方对峙，好多人认为，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事件（911 事件）及对该国的恐惧袭击加剧了伊斯兰和西方对抗的力度，无疑，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以及伊斯兰革命在全球产生的效应和之后苏莱曼·拉什迪发表荒谬的《撒旦诗篇》引发的事件，将伊斯兰与西方对抗推向了高潮。

西方害怕伊斯兰教并非其宗教渊源，而是伊斯兰的政治渊源使西方陷入恐惧。宗教始终存在，但是政教合一的宗教令西方困惑。现今伊斯兰文学中出现的文学术语是伊斯兰的敌人对伊斯兰产生恐惧的重要原因。

圣战作为伊斯兰文学中的主要词汇之一导致西方在制定对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政策时的感到恐惧。现今这一特殊的词语用于阿富汗危机中，巴基斯坦瓦哈比的支持者帮助塔利班过激组织就是以圣战的名义向西方和其后盾——美国发动袭击足以证明这一点。巴基斯坦宗教学府的学生为了支持塔利班瓦哈比思想主动参加塔利班的反西方反美战线，积极开展圣战以示对塔利班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支持。实际上，西方对伊斯兰的恐惧主要源于伊斯兰对他人下达的政治指令。但应该承认，这种想法的存在说明，外界既没有对伊斯兰教进行全面地了解，伊斯兰教也没有向世人介绍政教合一的合理理论。只要看一看东方学者的作品此事便一目了然，他们在自己的调查中始终坚持这种观点，应同伊斯兰作斗争。^①

就此问题法国著名的东方学者马克希姆·卢丁逊（maksim rudinson）在《伊斯兰的诱惑》一书中含蓄地批评东方学家不妥的思想路线，他写道：……当然，东方学研究伊斯兰的目的始终是同伊斯兰作斗争。

通常西方对伊斯兰和伊斯兰革命的看法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和目光短浅的，革命胜利后，西方媒体和其代表机构对伊朗伊斯兰革命运动的总体态度也仅仅集中在这场运动对英美政治、经济的影响上。正是这种短浅的观点认为伊朗的政教合一制是好战的是极端的。因此，对伊朗革命新政府所下得的结论是：这个政教合一的新政府不但是好战的，而且想扩大在地区的影响，因为伊斯兰革命认为只有输出革命

^① 米尔·穆罕默德·侯赛因·胡达（mir mohammad hosein huda）纳斯赫学（nuskhshinasi）东方学者对伊斯兰革命的表态，《伊斯兰和西方》月刊，第 30 期，1378 年 2 月（1999 年 5 月）第 8 页。

自己才能生存，虽然有关输出革命的行动路线和方法在内部存在意见分歧，甚至某些人完全反对这种观点，但总而言之，伊玛姆的言论作为这一学说的核心明确地阐明了这一战略，伊玛姆认为：

我们应该努力输出革命，所有超级大国和其他大国都打算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持久陷入这种局面，其结果就是失败。^①

我们相信：

伊玛姆霍梅尼开创的运动具有世界影响，使世界许多穆斯林走上了恢复自己伊斯兰本质的道路。

西方对伊斯兰世界作出的结论具有政治色彩。此外，西方对伊斯兰革命政府及其内部相关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各国革命的领导人对自己的地位、能力以及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增加了西方对革命的错误判定，从而导致极端疯狂的行动和战争不断发生。

实际上，西方对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体制产生的恐惧以及西方领导人对伊斯兰本质的片面看法和不全面地了解，导致许多变革和冲突不断发生。

在对伊斯兰革命的评价中，无论赞同者还是反对者都存在错误和偏激的看法。

伊斯兰运动中具有鲜明特色的政教合一体制反映了同统治西方的文化相抗衡的本质。

自始至终国际社会对伊斯兰革命没有一个统一一致的看法，对这场革命的肯定与否由世界霸权势力作出结论（或他们说了算），而伊斯兰世界也跟着人云亦云。

对伊斯兰革命的反应进程也是随着内部的变化，内部的跌宕起伏以及国际秩序的变化而变化的。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现在的研究则是以下列情况为根据的，他们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① 伊玛姆信函集，12卷，第202页

1- 虽然西方作为国际秩序的中心做出种种恶意的结论、估测和姿态，但伊斯兰革命在种种挑战面前打破西方主导世界的局面，使国际秩序的扮演者及其超级大国和列强在国际政治舞台和国际秩序规则中都受到这一革命的影响。政教合一制提出的反西方竞争瞄准了西化制度，打算在伊斯兰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政教合一的新制度废除旧制度。

2- 伊斯兰革命通过恢复伊斯兰思想使伊斯兰和穆斯林在社会各领域的作用更加突出，在西方思想提出的包罗万象的西方本质面前伊斯兰本质更能被接受。

3- 虽然伊朗伊斯兰革命为恢复伊斯兰和伊斯兰政治思想而使自己承受来自西方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但此时也迫使西方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伊斯兰。因此，伊斯兰研究，伊斯兰学研究迅速取代了东方学的地位。

4- 伊斯兰革命建立的学说提出了一个大的政治理论。伊斯兰革命胜利已 20 多年，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现在已到了我们用务实的、不偏激、不过激的观点研究伊斯兰革命产生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应重新认识它的长处和弱点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变与不变的规律。无疑，取得的结果将有助于社会组织和决策者在更加准确地制定纲领和方针路线以及采取更加适宜的措施方面做出正确的决定。认识事物的各个方面及发展过程，让他人对自己取得的科技心悦诚服，这样才能减少决策者付出更大的代价和提高安全系数，利用机遇减少风险的可能性则取决于这种认识和了解。

从根本上讲，意识形态具有世界性，每场革命的意识形态同样也是通过这一特点实现发展和传播的，并不断在全球扩大影响范围实现自己的理想，通过这种途径获取合法性和推进自己的计划和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在这条道路上，诸多因素和不利的条件阻碍他们成功。环境因素占上风的学说和种种学说的对立、地缘政治学、地缘战略学、意识形态的机械动力等都是意识形态包罗万象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各种事物都是独立的，它与自身的特点、周围的条件和事物的特点都不是产生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将在一种内部联系中彼此发挥作用。

因此，不重视革命的特点，国际社会的条件和变化以及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不了解国际社会现在的动向，要认识伊斯兰革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是徒劳的。

虽然，在这 20 几年中，对伊斯兰革命的反应随着内部体制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例如，可以指出西方对革命之初输出革命信息的态度和由于内部周围环境变化对西方结论产生的影响及变化。

西方思想家对伊斯兰的认识和了解发生了深刻变化，可以看到，关于伊斯兰概念即使在伊斯兰世界也没有统一的看法。目前，他们努力将作为一种宗教的伊斯兰同政治社会范畴的伊斯兰，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圣战、恐怖主义、政治伊斯兰加以区别。在这方面有关伊斯兰及其各种内容的文学作品的发展（无疑这也是伊斯兰革命的重要反应之一）是值得重视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范围之广及由此而引发的浪潮已引起好多思想家的重视。虽然有些人根据本国政府的表态对待伊斯兰革命，这在他们的写作和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是受了各派大小势力政治观点的局限，但好多人则通过理智和聪颖的洞察力对事物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然而研究的结果不但在政界中引起广泛反响，而且震撼了各大学和科研场所，大多数研究者都开始探讨这场巨大变革和革命运动的根源。他们从研究伊斯兰革命的文学转移到研究革命思想和革命掀起和发展的过程及原因。

许多研究者，如乌里瓦尔·拉瓦 (uliwar rawa)，基姆兹·杜弗伦佐 (jimz du forozu)，巴利·罗森 (barry rosen)^①，斯卡基·波尔 (skocopol)^②，斯波斯图 (spositu)^③，胡马云·卡图齐扬 (homayun katuziyan)，法哈德·卡泽米 (farhad kazemi)，赛义德·阿米尔·阿尔朱曼德 (saiad amir arjomand)，贾迈德·阿尔加尔 (jamad algar)^④……等等的著作都属于这类作品。这些著作其主要部分都涉及伊朗的政治和革命后伊朗国内的变化，还研究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伊朗革命后采取的外交政策和举。其实，这些著作中多多少少都具有较多狭义的观点和评论，比如哈利

^① Barry Rosen (ed)1988,Iran,since the Revolution :Internal Dynamics,Regional Conflicts and the Super Powrs,New York,Brooklyn College

^②Skocopol ,Theda,Rentier State and Shia Islam in the Iranian Revolution, Theory ,Society,USA1982, Vol 11,No .3,p,266

^③Sposito john ,The Iranian Revolutino:Its Global Impact, florida Inter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哈米德·阿尔加尔《伊朗伊斯兰革命》，翻译：穆尔泰扎·阿萨迪。

勒·扎德 (khilil zad) 和法尔德·哈里 (fard halidi) 的著作明显地对革命进行了片面地分析。

除了就伊斯兰革命发生变化的根源，以及伊朗同大国的关系等各种因素对革命胜利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发表大量文章和出版书籍之外，还在世界范围内召开了许多研讨会，以便对此事件的各个方面进行专门的研究。第一次有关的国际会议是在美国驻伊朗的外交官人质危机结束后于 1982 年在美国的伯鲁克林大学^①举行的。之后在巴利·罗森^②的努力下，将会议论文整理成册于 1984 年出版发行，这些论文主要论述的是伊斯兰革命的具体性质、思想意识和伊朗同各邻国及大国未来关系前景。

当然，西方大国和伊朗邻国在此次会议上拟定一个课题，准备对伊朗进行一次全面分析。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如：尼基·卡迪^③，巴利·拉宾 (barry rabin)，哈利勒·扎德 (halil zad)，理查德·卡塔姆 (richard katam) 都在此会议上研讨了伊朗变革的真正动因。让·斯波斯图，基姆兹·皮斯卡图里 (jimz piskatury)，克里斯托弗·冯·哈兰 (kristofer van halan) 于 1988 年又努力召开一次会议，详细研究了伊斯兰革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此次会议的结果在《撒旦诗篇》一书发表引发伊斯兰和西方对立的浪潮之后综合登载。在这次会议上，尽量按照 4 个地图区域和一个最后总结的形式就伊斯兰革命的世界性影响进行了评析。尽管斯波斯图在该书最后两张尽量谈及世界性反应，但也只能笼统阐述，更多地分析留给以后进行。

在与此有关的文章中，有一篇综合研究表明：迄今为止对（伊斯兰革命在全球产生的影响）尚未进行认真透彻的研究，尚未具体分析这个问题。而波斯文章也是更多地谈及革命的成果。

大多数非波斯文文章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问题，尽管如此，他们不应忽视近些年来在伊斯兰研究和伊朗研究中所发生的主要变化。

^① Brooklyn college

^② Barry M, Rosen

^③ 尼基·卡迪 (niky kadi) 《伊斯兰革命之根源》，翻译：阿卜杜勒·拉希姆·加瓦希，格莱姆出版，1996。

总体结论

在此研究中尽量对伊斯兰革命的世界性影响和反应作了全面分析。我们在前言中已谈到研究伊斯兰革命外部影响和特点的重要意义，革命胜利及继续发展的原因和因素，以及这场革命同世界其他大革命的区别，可以确定它是历史上唯一的一次集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事件。同时，我们也谈到输出革命的重要性及其与革命反映的区别。我们指出：输出革命是革命行家里手为了对其他社会产生影响而采取的政治举措。然而，伊斯兰革命已经在其他国家产生效应，无需在输出革命时刻意制定和实行一些特殊的政策，因为世人已经耳闻目睹了这场革命的本质和其对其他社会产生影响的必然性，其他社会也处于一个重要的时期，它不但不为此制定应对计划，而且也无法预料其影响程度。

在第二第三部分中从不同层面分析了这场伊斯兰革命对国际社会和伊斯兰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尽管各国和各民族彼此之间存在分歧，但是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通过研究伊斯兰革命影响极深的原因，我们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国际局势、国际秩序和伊斯兰世界的局势允许这一革命产生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伊斯兰革命的伟大性以及其独一无二的特点和其产生的广泛影响，在此无法作更多地阐述。要详细阐释还需要众多的研究人员进行广泛深入地研究，这项研究工作可被视为完成一项伟大的工程。

伊斯兰革命引起的普遍反响

1-在各国

我们对包括西方、东方、第三世界国家、伊斯兰国家等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中研究了他们对伊斯兰革命的反应。结果表明：多数国家对伊斯兰革命——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事件并不表示欢迎，他们以惊奇、彷徨甚至恐惧的心态看待这场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来得太突然、太离奇，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密切关注着这场革命对其社会的影响以及今后是否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从原则上讲，各国政府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存在和如何巩固自己的权位，因此任何为争取解放人民的运动都可能令他们产生不安，甚至有种危险感，他们不希望任何可能对他

们稳定的地位和权力构成威胁的运动和革命发生，这些政府通常都是世俗政权，他们曾一直认为政教分离是一项一成不变的原则。然而这场革命则不同，它是本着伊斯兰宗教意识发起的，他们对此产生不安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它打破了现状^①，提出了新的制度和价值观，虽然不能指望他们欢迎这种事件。即使在好多场合也看到他们正式承认了革命及其建立的政权，那是由于他们害怕其后果或迫于人民及社会的重大压力。

正如所看到的那样，西方政府普遍地、美国政府变本加厉地对伊斯兰革命采取敌视和仇恨态度，他们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使革命失败甚至动摇和推翻新建的政权，此事是有两个原因引起的，一是前政权绝对依附西方特别是美国，而这场革命取得胜利后，直接威胁到了西方在伊朗的利益；二是建筑在伊斯兰宗教价值观基础上的革命对西方非宗教的自由主义思想制度提出严重挑战，打破了他们的设想和理论。

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前发生的种种事件中，美国和西方不仅公开宣布无条件地支持国王政权，而且大力支持国王政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革命的爆发。他们认为只要伊斯兰革命不胜利，可以同意国王政权垮台，然而事实未能使他们如愿，他们看到的是国王政权的垮台和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对此，他们不择手段诋毁和削弱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力。至今，伊斯兰革命胜利已过去 20 多年，革命正得到日益巩固，但他们继续做出努力破坏这场革命。

两级制度解体后，西方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国家开始采取统一政策，立即形成西方世界一体化。统一后的西方尽管在诸多问题上包括承认伊斯兰革命事实的问题上同美国分道扬镳，采取独立政策，但是从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讲，西方国家对伊斯兰革命的现实特别是对伊斯兰革命奉行的主权独立、重视伊斯兰原则及其价值观的政策仍然持反对立场。正是这点促使亨廷顿（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提出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的对峙，他宣布这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刺刀见红的，从而形成了欧美联手对抗伊斯兰革命的局面。

^① Status-quo

引起多数国家恐慌和惊奇的伊斯兰革命也给东方集团国家制造了两大难题：他们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事物的思维，分析了这场革命和它的来龙去脉，分析结果表明根本无法用经济准则来衡量这场革命；另外，鉴于这些国家大都同国王政权有良好关系，他们不知道用何种方式同伊斯兰革命政权建立关系？除此两大难题之外，这场革命还令苏联担忧，即苏联对伊斯兰革命可能对中亚和高加索各加盟共和国的穆斯林产生的影响感到不安。

至于伊斯兰国家，确切地说对那些没有群众基础，完全投靠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伊斯兰国家来说，伊斯兰革命对他们带来了负面影响。换句话说，伊朗发生的变革对自己的仕途构成了威胁，因此他们感到伊斯兰革命对该国产生着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此这些国家立即做出反映。特别是什叶派占绝对多数或什叶派人数占相对数量的国家，由于害怕人民在本国发起暴动和起义，其反应往往是激烈的。比如统治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对伊斯兰革命则采取卑劣的敌对态度，最终对伊斯兰政权发动了残酷无情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这不仅是 20 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也是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的战争。

这种情况在巴林和黎巴嫩也能看到。当然，在什叶派占少数或什叶派压根儿就没有占重要地位的伊斯兰国家，它们也因害怕伊斯兰革命对本国穆斯林产生影响而采取了否定的立场。另外，某些主权相对的国家，有时也采取独立于西方的政策，换句话说，他们有时表明某种革命态度，如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也门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初对伊朗伊斯兰革命采取了比较友好的政策，但不能视这种立场是对革命的欢迎。随着原教旨主义在自己社会中的发展，这些国家不仅逐渐限制自己同伊朗的关系，而且有些政府转向敌视和敌对立场。

另一方面，也不要忽视这些国家与伊朗近在咫尺的地理位置，这就是说他们距离伊朗越近，越担心伊斯兰革命会通过边境在人民群众中输出，于是采取更加严厉的立场。总之，伊斯兰革命在有些国家中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被他国政府否定。现今，伊斯兰革命胜利已过去 20 多年，但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当然程度有别。

2-在各民族

由于伊斯兰革命是群众性革命，自然引起了众多民族的主意和关注，他们深受这场革命的影响，他们对这场革命给予了肯定，他们热烈欢迎革命。

当然他们的欢迎和关注程度有所区别，其比例与政府相悖。伊朗人民在实现自己革命目标时同其他国家人民越有共同之处，人民欢迎的程度就越广泛。因为各国政府不是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普遍要求，而是根据当权者和特权阶层的要求行使权利，制定政策。伊朗国王政权和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对本国人民的行动表示同情的同时普遍表示震惊。另一方面，由于伊斯兰革命文化后来占据优势，同伊斯兰民族有着更多的文化共同之处的民族和社会则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因此穆斯林人民特别是什叶派穆斯林普遍对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表示高兴，他们认为这场革命亦属于自己。也许可以说：伊斯兰革命对于同伊朗及伊斯兰革命关系非常冷淡的國家的影响甚微，实际上他们对在伊朗发生的事件并不知情，或者西方及其新闻媒体进行大量的反宣传，其目的就是不允許他们了解革命实情，而且他们往往歪曲事实……。

总而言之，伊斯兰革命对各民族的影响是从支持接受革命的价值和理想到采取切实的行动和做法。比如可以看到举行大规模的反对统治政权的示威游行，我们将在合适的地方谈及此事。

3 在国际社会

伊斯兰革命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形成的：在长达近4个世纪的时间里建立在西方轴心基础上的世界制度作为一种稳固的天经地义的事物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在国际社会上，思想、文化、经济、新学说等各个领域发生的每种变革都受西方影响，西方轴心论从未遭受攻击，甚至在西方世界之外发生的革命也属于西方的思想体系和制定的法则。然而，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从各方面向西方轴心轮的世界体系提出挑战。根据第二章提出的观点，可以简要地得出这种结论：即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导致国际社会和世界制度在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

一 作为一种社会世界学说恢复伊斯兰

伊斯兰革命最重要的影响是恢复伊斯兰的价值和觉悟。实际上伊斯兰革命的胜利表明：各种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没有走到尽头，反而成为将人类从压迫和不义中解救出来的最重要的途径，它使迅速向物质方向前进的世界突然止步，打开了宗教精神信仰力量的窗口，特别是驱使拒绝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青年一代投入到伊斯兰的怀抱，《古兰经》及其经文也在伊斯兰革命后作了新的诠释。

二 两级制度瓦解 西方制度面临挑战

虽然伊斯兰革命是在两级制度极其稳固和稳定的情况下出现的，但在革命之初就向两级制度发起进攻，伊斯兰革命不仅没有遵从其法则，而且起来反对它，结果相互竞争的两个超级大国在对峙这一新生事物中放弃了彼此之间的敌对和矛盾。共同对付伊斯兰革命。甚至在两级制度瓦解之后在建立和形成西方轴心制度如单极化制度、改造世界、文明冲突……等方面进行努力，提出了不但与西方准则不协调而且相互矛盾的新制度。

三 改变世界纷争的学说

通常世界纷争是在各国之间发生纷争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各敌对国之间建立联盟或实现联合的基础上结束的。虽然某些思想因素如在 20 世纪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中提出的思想对此纷争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一般情况下，国际纷争都是由于经济利益的分配不动而引起的。

伊斯兰革命改变了国际纷争的模式，使国际争端的主要制造者跳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根据新的理论，主要争端不再是有不同利益和目的各国政府之间发生，而是强权势力与人民大众为之间的争端。真正的战争是霸权主义者和世界弱小民族之间的战争。根据这一学说，在国际争端中，地理、种族、部族、甚至宗教的界限均被打乱，提出以霸权主义为一方，以弱小民族为另一方的各国之间的

战争是真正的最后的战争。911 事件后，美国和西方在文明冲突论的掩盖下，将自己采取的反恐行动合法化和理论化。

四 世界弱势群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

随着国际纷争模式的变化，世界各国的抵抗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各国政府摒弃前嫌，纷纷加入到弱小民族的斗争行列，和他们异口同声与世界强权势力进行斗争，在这种局势下，一些（有思想的）个人和组织也纷纷登入国际斗争舞台，这些个人和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世人的公认。其典型例证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现今黎巴嫩的真主党以非官方的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实际上，在反对国际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斗争中黎巴嫩真主党超过自己隶属的政府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 政教合一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学说

建立在伊斯兰价值观和准则基础之上的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后，提出的政教合一学说不但在文明史上，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上也尚属首次。所谓的政教合一就是政治就是宗教，宗教就是政治，两者缺一不可。这一学说是在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盛行的当今世界提出的，世俗主义认为：宗教必须脱离政治。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是各民族的鸦片，而且他们还声称宗教时代已过去，属于历史，没有必要再拿到文明世界。政教合一学说向政治思想家和有识之士打开了新的窗口，伊斯兰教不仅与政治休戚与共，而且可以在当今世界提出新的与目前学说对立的理论，并成为现代化时期的指导思想。

六 否定西方轴心制度

伊斯兰革命在行动上打破了西方的战略。实际上，一种巨大的危险就是由此引起的。这场革命在西方影响很大的国土上取得伟大胜利，打破了西方轴心轮的统治，在伊斯兰革命新型的伟大的学说中，西方同世界领袖紧密的关系受到压力，作为发展前进永久模式的西方中心论遭到强烈反对。因此可以认为原教旨主义的出现

是对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破坏和打击。所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展成了西方掠夺世界财富道路上得障碍物。在后现代主义年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多核心世界中一个核心，从而动摇了欧洲（西方）在世界运动中的轴心地位。

在现代学说中，西方是中心，非西方文明处于边缘，但是西方中心论的模式打破后，非西方文明论已从边缘走向正台。在伊斯兰革命后的学说中不仅把西方从中心拉到边缘，而且将跟随西方的边缘者也从中心拉到边缘。换句话说，政教合一学说和原教旨主义完全取缔了建立了 200 年的世界学说。

政教合一的新学说，看到了西方的技术和工业优越于伊斯兰世界，同时，也看到了西方腐败的道德正带着西方走向灭亡。这并非否定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物质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积极一面，而是对西方不重视精神导致人性堕落给人类带来消极一面的回击。反西方的强大声音在世界回荡，它将在人民头脑中产生影响。在伊斯兰世界，忠于伊斯兰的人以非常明显的方式为政府服务提供联络的可能和方便，但政府立即利用他们反对这种可能和方便发明者的思想路线。

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利用西方文明工具反西方的例子很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地区卫星电视网在报道美英进攻塔利班基地和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实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七 伊斯兰世界在世界秩序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

由于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穆斯林民族的觉悟与团结，由于共同的理想目的和共同利益，以及最为重要的是由于感到自己在各方面的强大感，伊斯兰世界逐渐成为一个潜在的独立的重要的力量，在文化、地理、经济领域的实力也越来越强。这在革命前的政治理论中是不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游戏新手的特点同在各联盟如欧盟中的其他游戏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在这种体系中，它同以前作为力量标准而提出的理论也有明显不同。而且作为穆斯林民族公共道德、各社会团体和民众中共同价值与理想的东西有着牢固地联系，它打破了地区、种族和部落的界限，有些深深影响到其他社会，甚至超出了亨廷顿称之为伊斯兰文明的范畴，这是不可想象和评价的。

八 国际制度中力量的标准发生变化

从主要的而且重要的力量角度考虑，对各国做出评价和分类的公认的基础是在将各国分类为超级大国、大国和小国时所使用的可衡量的各种物质因素，如军事、经济、人口、地理、政治等因素。伊斯兰革命，即赤手空拳的人民运动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受世界大国全面支持的政权以及黎巴嫩真主党使世界五个大国造成的失败引起人们对力量如信仰、圣战、殉教提出新的标准，这种力量不仅能战胜物质力量，而且给西方衡量对待这些标准造成了困难。目前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面临的情况表明西方在对付新出现的力量方面没有成功。

九 在国际制度中提出精神、道德和正义三种因素

在尼斯塔法利亚（vastafaliya）条约之后，在正式承认政府国家机构是主要的演员，各国在物质利益基础上相互竞争以及政教分离时期开始之后形成的国际制度，衡量国际对立和友好的标准只是在确定民族利益时存在的物质因素。在宗教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并取得胜利的伊斯兰革命提出了非物质的新因素如精神、道德、正义等作为国际制度中的新概念，除此之外，对于世界舞台的扮演者来说，媾和和谅解更加困难，因此他们在评价和对待伊斯兰共和国以及伊斯兰世界中犯了明显的错误，承受了一个个失败，包括西方人在伊朗伊斯兰政权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方面陷入困境，他们在采取坚定立场时未能承心如意，他们大部分估计都是错误的成为泡影。

十 伊斯兰世界进攻的开始

在西方文明史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和胜利可谓是西方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文艺复兴后，西方采取了进攻态势，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在世界发挥了首要作用，迫使其他社会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之前曾一度繁荣鼎盛的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社会采取自卫或采取消极立场跟随西方，伊斯兰社会对改变当时的现状已经绝望。然而，伊斯兰革命的突然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伊斯兰革命使世界

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重新翻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伊斯兰世界的消极防御期宣告结束，并采取了进攻态势。现今又轮到西方采取自卫举措，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文明以及前途感到忧虑和渺茫，在法国及其它欧洲国家发生的蒙面女子同世俗主义制度作斗争的问题足以证明西方的确陷入困惑，同时从他们做出的消极反应中可以看出伊斯兰世界的进攻态势。

十一 恢复伊斯兰文明的繁荣与伟大

中世纪的历史记载了伊斯兰文明的繁荣和伟大，而西方则极力忘记和尽可能忽视这一时期，称那个时期是黑暗的时代！即使有可能提到伊斯兰文明繁荣时期，也认为那是过去的事情是历史。鉴于西方依靠工业、科学、技术使文明迅速发展，伊斯兰文明恢复生机的可能几乎为零，而且被认为是空想。违背西方意愿而发生的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伊斯兰及其著作和公民的觉悟起码使穆斯林产生了这种想法：恢复伊斯兰文明、重归其繁荣伟大时期是可能的、而且正在实现，这是不可避免的无可争议的事实。道德败坏笼罩着整个西方，在伊斯兰道德和教义影响下正形成的灿烂文明在伊斯兰世界如日东升，这些构成了这一想法的基础。

十二 改变对革命学说的看法

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前，革命评论家普遍认为统治政权的垮台不是由于革命力量，而是由于统治政权的软弱和其力量的消减。他们认为不可能向强大且牢固的政权发动起义，并打败这个坚固的政权。据 aska cha pul 说，革命是自发的，而非是人为的。未发一枪一弹推翻得到世界大国支持的强大的伊朗国王政权的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不得不引起思想家和革命评论家的惊奇，他们不得不改变对革命学说的看法。评论家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发动群众力量组织革命队伍以及对革命理论和领导人英明领导的研究上，实际上他们开始把伊斯兰革命作为一种新生事物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他们已承认革命中的某些成分并非自发。而是人为的。

十三 伊斯兰共和国是伊斯兰政治制度和地区政权模式的楷模

原则上说，在 20 世纪后期，文明世界中存在着这种信念和观点：即 14 个世纪前提出的伊斯兰宗教标准、伊斯兰原则及其价值观和在此基础上组建的伊斯兰政府延续下去是不可能的，伊斯兰国家除了采用西方政教分离的制度模式外别无选择。这种信念甚至在很多伊斯兰世界政府官员和热心的宗教领袖中也存在，他们也怀疑难道能建立这样的制度吗？即：建立在 14 个世纪前提出的伊斯兰价值观基础上的体制是否适合于这个时代？事实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根据宗教价值观构建了伊斯兰共和制政权，时至今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顺利度过了 27 个生日，在这 20 多年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同其他国家建立了平等友好的关系，同时在历时 8 年的两伊战争中，英明的领导人具有的超强指挥力和精湛的战术令所有政治观察家和政治思想家感到惊奇，他们不得不在划分政府类别时为伊斯兰共和国开辟新的篇章，将其视为是可以重复利用的模式，而这在文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十四 伊斯兰革命领导人成为新的领袖榜样

在西方的政治学里，在 makia wali 看来，政治领导人的特点及其过人之处在于他们利用各种手段、阴谋和诡计战胜对手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他们来说，毋须遵守道德准则、标准和公正，真诚绝非作为必备的品德而提出的东西。

伊斯兰革命的领袖们特别是注重伊斯兰教导和伊斯兰道德价值观的伊玛姆霍梅尼在考虑革命是否胜利之前更注重完成宗教功课，这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罕见的是例外的，然而这类领导人在完成自己的政治使命时，都成功地取得了胜利。今天对这些领导人的生平历史进行的研究工作已受到专业人士特别的普通民众的普遍关注，他们对以前关于政治领导人的有关规定深感质疑，鉴于此，迄今为止西方对伊斯兰革命政治领导人的决策和行动进行预测时难免犯错误。

十五 摆脱奴役

伊斯兰革命的胜利甚至对非穆斯林宗教社会也产生一定影响，原来基督教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这种信条，即自己没有权利也没必要加入反对专制政权的政治斗争行列，唯一能做的就是忠告和劝戒。有伊斯兰宗教学者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后，迫使部分基督教领袖特别是拉美地区的基督教领袖思考道：由于没有更多地关注民众的需求，他们渐渐地会失去自己在各社会团体中的地位。因此他们摒弃梵蒂冈教堂承认的原则和标准，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队伍，他们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尼加拉瓜革命中得到验证。在教会制中为自己打开新的篇章，从而摆脱了奴役，他们不顾梵蒂冈的反对承认拉美解放运动中重要的领导责任。

伊斯兰革命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伊朗伊斯兰革命提出的精彩口号、明确的目标、合适的方式、充实的内容、富有成效的结果以及共同的宗教历史经历和在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影响力成为伊斯兰世界颇具影响的事件。这些产生影响的因素自然地或自觉地或有计划地通过各种渠道如革命机构、官方行政组织，通过科学文化交流和经贸的往来在穆斯林国家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国政府及社会的宗教运动和组织。

现今，不仅是接受和支持伊斯兰革命的人，甚至伊斯兰革命的敌人和反对伊斯兰革命的人都毫无怀疑地承认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推翻长达 2500 年历史的王国政权，不仅在伊朗政治社会变革史上而且在伊斯兰世界甚至人类世界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场革命一方面结束了伊朗专制的王室政权，尽管当时有种种预测，认为伊朗新政府要么建立类似西方的民主主义体制，要么建立类似于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的政治体制，要么成为共产主义专制政权。但是令世界观察家和思想家震惊的是，一个在伊斯兰出现 1400 多年之后的远代及近代史上没有任何先例的以伊斯兰宗教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权牢固建立，虽然存在来自国内外的种种压力，但是这个政权成

功地坚持了四分之一世纪，这完全证实了自己在以世俗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化世界的存在价值。

另一方面，伊斯兰文明几个世纪的衰落宣告结束，从此伊斯兰思想渐渐恢复和复兴，穆斯林逐渐回归到伊斯兰意识形态和教义中，使各种外来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渐失宠爱。在年轻一代中热衷恢复伊斯兰思想意识的感情油然而生。伊斯兰革命后，各伊斯兰国家不同程度地感到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需要得宗教和人民的支持，对此每个政府都以某种形式做出反应^①。穆斯林民族也认为，他们有资格参政议政，因此根据自己的能力尽量利用合法权利和优势，并提出诸多要求。如今伊斯兰世界的非伊斯兰解放运动以默然失色，相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迅速发展，风起云涌，势力壮大，目前，正在当代地区政治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首要作用。

毫无疑问，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对伊斯兰世界的复兴与觉醒注入了新的含义和内容，从理论阶段进入了实践阶段。虽然一个世纪前，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像赛义德·贾马伦·丁·阿萨德·阿巴迪 (sed jamal din asad abadi) 和穆罕默德·欧巴迪 (mohanmmd obde) 的思想家，他们提出了回归伊斯兰，抵制西方文化的口号，并发起一些运动和成立了组织团体。但是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向所有穆斯林证实：回归伊斯兰问题不只是空想和理论，而是可以变成现实的。可以说，伊斯兰革命胜利的第一个反应是由于伊斯兰共和国制度的建立和它面对种种危机和阴谋特别是在同西方强大世界对立中顽强生存引起的，这使世界穆斯林的希望和信心日益增强，使他们对恢复伊斯兰黄金时代充满更大希望。

实际上，可以把阿尔努德·图温比 (arnuld twinbi) 1949 年在《实验中的文明》一书中预测的情况同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客观地作比较。

泛伊斯兰主义在沉睡。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考虑这种可能性：如果全世界无产者（弱小人民）起来革命反对西方霸权，希望有一位反西方的领袖，那么这个睡觉的人将醒来。这种反对声可能唤醒伊斯兰制度的灵魂——即使这种灵魂伴随睡觉

^① 拉宾·拉亚特 (Rabin Rayat)，《什叶派真主道路的战士》，翻译：阿里·恩迪什 (Ali endi)：德黑兰，比塔，174，175 页

者沉睡多日——但能产生不可估计的精神影响。因为它可以反应英雄时代的回声。如果人类现状导致一种种族战争，伊斯兰可以再次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①

当然，伊斯兰革命对所有伊斯兰社会的影响程度不等。而且由于思想、文化、地理渊源等因素，其影响程度有区别，由于这场革命是在伊斯兰宗教教义和正统的教派基础上取得胜利的，鉴于此，其产生的影响范围也有不同。

伊斯兰革命对什叶派的影响

这场革命对追随穆圣家眷的穆斯林，即世界什叶派穆斯林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可以说，它把什叶派在世界的地位从边缘转移到伊斯兰世界变革中心的位置。什叶派在几个世纪中不仅一直处于少数，而且遭到消极宣传特别是遭到伊斯兰统治者和哈里发的猛烈攻击，鉴于此，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采取了隐蔽信仰的措施，他们担心自己的思想暴露后会引来杀生之祸。现今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什叶派获得了新生，站到了反帝反霸斗争的第一线。

西方的东方学者和伊斯兰学者在此之前对什叶派未给予足够重视，而是从多数派窗口了解伊斯兰，主要用逊尼派的观点认识伊斯兰，在此基础上开展自己的研究和调查。现在他们突然注意到这是个很大的疏忽，并感觉到对什叶派的认识太少、太含糊、太狭隘。正因如此，他们改变了自己研究的方向，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和研讨会，发表各类文章和书籍，为更好地认识什叶派开始进行广泛的努力。

甚至可以大胆地说，非穆斯林以前总注重用逊尼派的解释认识伊斯兰教义，现在用这种观点认识伊斯兰的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发生了主要用什叶派的观点理解伊斯兰的倾向。虽然没有进行精确统计，但现有的信息说明了这一事实：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通过什叶派窗口认识伊斯兰教的人数剧增，而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前，只是少数人通过这种渠道认识伊斯兰，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偶尔认识和接触伊朗人或什叶派穆斯林而受到影响。

有些事甚至表明逊尼派四大派别中某些派别已变成贾法里派，意思是，由于伊斯兰革命的胜利，逊尼派中有为数可观的穆斯林非常希望了解什叶派的真相，极

^① 阿尔努德·图温比，《实验中的文明》，翻译：亚古卜·阿仁德，穆里，德黑兰。1983。

力探求什叶派使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的秘密，他们在 20 世纪末成功地战胜了受大国支持的王室独裁政权，建立了伊斯兰价值观占统治地位的政权，据获悉，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仅尼日利亚就有 1000 多万人加入什叶派穆斯林的行列，在许多伊斯兰社会如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前看不到什叶派名称和影响的位于远东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逐渐形成了什叶派少数派，在伊斯兰教派中占有令人满意的地位。

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革命在黎巴嫩什叶派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反应，以前他们虽占相对多数，但生活在痛苦的政治社会环境中，现在伊斯兰革命的胜利给他们带来了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在黎巴嫩社会，他们曾是受压迫者！^①

人弹可以在不交出任何特权的情况下在对抗占领者的斗争中短时间内迫使西方五大强国^②逃离黎巴嫩，如今深受伊斯兰革命影响的黎巴嫩真主党如同革命的一颗明星闪烁光芒。

黎巴嫩不仅是伊斯兰革命遍布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渠道，而且是对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问题、对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之间的纠纷产生影响的最重要的渠道。这个桥头堡依然进行着积极的活跃，革命胜利 22 年后侵占巴勒斯坦的以色列政权被赶出黎巴嫩南部足以证明，真主党和伊斯兰抵抗组织作为伊斯兰革命的臂膀在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假如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同时或后来在各伊斯兰国家发生类似的伊斯兰政治运动，可以更有力地说明这种假设，此事是由伊斯兰革命所致。例如：在与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同时，伊拉克人民特别是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以群众示威或组织的形式表现了类似伊朗人民的激情，做出了广泛反应，可以说这是伊斯兰革命影响所致。^③

伊拉克作为什叶派占多数的阿拉伯重要国家和石油大国，对在阿拉伯世界推行和输出伊斯兰革命来说是另一合适的渠道。尽管伊朗伊斯兰革命影响了伊拉克，但其波斯色彩仍在阿拉伯人中很淡薄，鉴于此，伊斯兰革命可以通过伊拉克扩展到

^① 伊玛姆穆萨·萨德尔城黎巴嫩什叶派成立的第一个组织为被压迫者运动。

^② 1977 年以及在以色列向黎巴嫩国土发动大规模进攻和占领贝鲁特部分地区之后，西方四个大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向黎巴嫩派兵。在那里为自己建立基地，1982 年在伊斯兰抵抗力量圣战行动之后，他们被迫撤离黎巴嫩国土。

^③ 《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革命》，伊斯兰指导部，国外宣传计划协调办公室，比塔，12 页。

整个阿拉伯世界。这一举措产生的效果成了萨达姆·侯赛因向伊朗发动进攻的理由。

实际上，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早就同伊拉克政府特别是复兴社会党政府发生纠葛。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发生和胜利加剧了这一矛盾，使矛盾进一步扩大。萨达姆·侯赛因也发现了这一点，认为这是对自己政权构成的最大威胁，于是竭尽全力向伊朗发动进攻，并声称这一非法侵略行动是合法的。美国军队推翻萨达姆野蛮专制的政府并占领伊拉克后，与萨达姆执政时相比拥有相对的自由，但这为伊斯兰革命在伊拉克产生更大的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美国人在组建伊拉克新政府时遇到的又一重大难题。

在巴林由于什叶派穆斯林在该国占多数，伊斯兰革命对该国人民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巴林埃米尔已看到自己地位严重动摇，因此下令增加了政府对什叶派穆斯林的壓力，制造了比以往更令人窒息的气氛，直到最近巴林新国王理解以前令人窒息的、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不能持久，才采取措施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气氛，给什叶派穆斯林在国家政治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了机会。

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沙特虽然什叶派占少数，但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在自己的社会政治变革中发挥着更大更有建设性的作用。

总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伊斯兰革命对什叶派的影响如下：

- 从边沿转移到伊斯兰世界重要的中心
- 专家、学者、伊斯兰研究人员都注重更多地了解什叶派
- 非穆斯林甚至逊尼派穆斯林纷纷倾向什叶派
- 创建革命精神，实际上，在同世界霸权主义斗争中创建伊斯兰革命模式
- 在争取部分权力和政权的什叶派中搞政治伊斯兰潮流

伊斯兰革命对逊尼派的影响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原来预料从思想基础和历史渊源角度讲，对实施革命有更有力条件的国家会崛起和起义。特别是像埃及、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等国，既有斗争经历，又在历史上有伊斯兰哈里法制度的经验，在革命征途上会捷

足先登，然而这种事情并未发生。第一次运动发生在有众多民族的穆斯林占很小比例的国家如黎巴嫩，这在什叶派中也产生很大影响。

伊斯兰革命为什么？又如何能在什叶派中产生很大影响，而在逊尼派中并未像预料的那样产生革命影响，这是无须回顾伊斯兰基本思想和意识的问题，而主要与什叶派在历史长河中采取的措施和工作方法有关，他们能够建立独立于政治政权机构之外的制度，正是这种独立的制度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在必要时在抵制外部势力渗透和当政者压迫和不义行动面前巍然屹立，发挥自己的作用。在此我们简要地谈谈在什叶派存在的在逊尼派缺乏的那些做法：

1-评论和解释当政者的特点和性质

根据什叶派观点，伊斯兰社会的统治者不仅是有能力的穆斯林，而且要公正，这些特性和本性是伊斯兰统治者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否则不但不遵从不公正的统治者，而且要站起来反对他。然而在逊尼派法典中，伊斯兰统治者只具备前两个条件就足以，即穆斯林和有能力的，全体穆斯林遵从他是天经地义的。鉴于这一规定，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很难发动起义反对腐败专政的统治者。因此我们看到，在逊尼派社会中的伊斯兰运动通常都不考虑推翻本国的专制政权，而是以改良的方式对待他们。

2- 法学权威的大门敞开

在什叶派中法学权威的大门永远敞开。在隐遁时期具备各种条件的法学者作为当时伊玛姆马赫迪的代表也有指导自己追随者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必须要么成为一位教法演绎家，要么成为穆斯林可以追随的法学家。然而在逊尼派中，在逊尼派的四大伊玛姆之后，法学权威的大门完全关闭，使逊尼派穆斯林完全放任自流。

在什叶派中存在的这一教法机制不仅有助于什叶派穆斯林根据法学机构做出的教法判决解决日常有争议的问题，而且自然而然地在享有合法地位的宗教领袖与穆斯林之间建立起了永久的自然的关系，并为参加政治社会和反对残暴统治者的起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3-宗教学者独立于政府之外

在什叶派中，学者和宗教人士无论在什么场合还是处于什么级别，无论从经济方面讲，还是从政治角度看，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根本不隶属政府。这些人有合法的财政部门及人民群众的赞助来供养，甚至宗教研究中心在这方面也是独立的，而逊尼派的宗教学者通常在经济方面依靠政府，教长由政府任命，自然他们完全依附当时的统治者。显然，这种依附将束缚逊尼派宗教人士的手脚，不容易摆脱政治利益的框架，也不能反抗当时的统治者而保护自己的地位。而什叶派宗教人士由于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的一员，完全按照宗教法律准则满足民众的要求。

当然，提出上述问题并不意味着伊朗伊斯兰革命对逊尼派穆斯林未产生必要的影响。而是说他们由于缺少什叶派社会所拥有的条件和环境，未能采取革命手段，未能让伊朗发生的革命影响自己的社会。尽管如此，伊朗伊斯兰革命还是对这些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加强了改革的方式，换句话说，逊尼派社会的人民群众利用现有的政治格局加强自己的伊斯兰倾向，通过维护政治制度来掌握权力。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无论在阿尔及利亚还是在土耳其采取的做法都是改良主义行动，他们通过积极参加市政选举，然后参加议会选举一步步地为获取权利创造条件。

当然阿尔及利亚的这种作法遭到军队粗暴的干涉和镇压。同样在土耳其，该国统治者也动用法律三次阻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获得权利，但是土耳其现政府的前途仍然很难未卜，实际上，土耳其政府已认清国内局势，该国的伊斯兰倾向无疑是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所致，因此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在土耳其世俗军队面前的地位。土耳其政府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和哈里法体制的继承者，完全可以将政教合一和原教旨主义倾向推广到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因为他们在地理上是相邻的，在种族、语言和宗教方面有共同之处。

当时萨达姆·侯赛因向伊朗发动进攻的前几周，在土耳其发生了一起军事政变事件，此次事件与伊斯兰革命同时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土耳其军队上台阻止

伊斯兰革命和破坏其桥头堡作用起到了战略性的影响

尽管如此，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土耳其政府遇到了巨大的政治难题，因为像伊斯兰繁荣党，法齐拉特（fazilat）党，发展正义党等伊斯兰党派纷纷进入土耳其的政治舞台，可以认为这是向土耳其世俗政府发动的猛烈进攻，这都是由于伊斯兰革命所致。

在印度次大陆伊斯兰革命并非没有影响，阿富汗是伊斯兰革命在中亚产生影响的重要桥头堡。在革命胜利后的第一个十年，阿富汗被苏联红军占领，苏联在亚洲国家的士兵在阿富汗作战，他们又以某种形式同圣战者接触。^①在第二个十年，苏联解体，各加盟国纷纷独立，这些加盟共和国当时力量非常薄弱，遭受了不少灾难，阿富汗的局势变化，宗教政党及圣战者的思想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塔利班的出现几乎切断了这一桥头堡。

在喀布尔发生马克思主义政变之后过了9个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成功，他对阿富汗各政治斗争派别迅速产生影响。这场革命在对阿富汗人民圣战进程产生深刻的精神影响的同时，对阿富汗人民的斗争方式也产生影响，阿富汗人民开始效仿伊朗人民的斗争战术进行斗争。

阿富汗赫拉特市的人民于1979年3月17日，喀布尔市的人民于1979年6月发动的起义，都是初期采用伊朗人民圣战方式的重要例证，它使阿富汗人民斗争的空间发生根本变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舒希亚（shusia）认为，伊朗对阿富汗的影响对喀布尔政权来讲，其危险大于巴基斯坦的影响。因为伊朗浓厚的宗教色彩深深地影响着什叶派穆斯林，其宗教思想影响着与伊朗接壤的各地区及中部山区的大部分地区。

在伊斯兰革命发生的同时及之后，巴基斯坦人民的革命运动和效仿伊斯兰革命的社会变革也风起云涌。但在该国——大概与伊斯兰革命的同时——该国军队在齐亚哈克的领导下，通过政变控制了局势，齐亚哈克本人也是积极复兴伊斯兰的头目。此事即可以认为是历史的必然和个人的动机所致，也可以认为是旨在控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革命运动（由于伊朗的变革而兴起）的一种策略。同时也可以

^① 阿卜杜·哈桑·设拉子，《中亚民族》，国际政治研究办公室，德黑兰，1996，229页

认为是对伊斯兰革命影响力度加大表示担忧而做出的一种反应。因此积极建立和发展萨哈贝 (sahabe) 军队, 以及对伊朗负责人采取的暗杀活动都表明了这一点。

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于东南亚穆斯林来说影响也很大, 南亚穆斯林很受其鼓舞。

东南亚新闻媒体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的消息给予的大篇幅报道, 这不但加强了东南亚穆斯林的宗教感情, 而且加快了东南亚社会中复兴伊斯兰进程的速度, 伊斯兰各民族积极参与各国际事务足以表明这一点。

但是东南亚地区各国政府尽量对伊斯兰革命采取慎重态度, 根据国内外局势, 他们极力在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同时, 通过各种渠道阻止伊斯兰革命在自己社会传播和深入, 同时在某些方面他们不得不进行有利于穆斯林的改良和调整自己的方针路线。^①

马来西亚政府对民族问题给予重视的同时对伊斯兰教也一直给予一定的重视, 但同时没有掩饰自己对爆发伊斯兰运动的忧虑情绪。一般说来, 密切关注着伊斯兰领导人对伊朗的访问和与伊朗的关系。不久前, 马来西亚政府称伊斯兰阿加姆派社团 (eslami alar gham) 是误入歧途的运动, 阻止其继续活动。虽然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在采取反西方立场时受到了伊斯兰革命的鼓舞, (但是仍存堤防之心)。

印度尼西亚虽然穆斯林人口占多数, 但政府的纲领是世俗思想, 在政府官员中某些官员对穆斯林持偏激看法。因此政府在很久以前就采取抵制伊斯兰的政策, 并称伊斯兰倾向已构成威胁, 有些人则被叫做伊斯兰恐惧者, 在近 20 年中我们已看到苏哈托下台, 亲伊斯兰认识逐渐进入印尼世俗主义政体。

伊朗革命的胜利对泰国也不无影响, 1990 年泰国穆斯林为修建卡鲁泽历史清真寺而举行的大游行则是穆斯林为表达自己的伊斯兰本质而做出的努力。泰国政府根据本国国内政策, 继续同伊朗保持正常的平等的关系。

关于伊斯兰革命对非洲穆斯林的影响, 在伊斯兰革命后, 过了 10 年我们看到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的发展, 这种延续性以及在形势、内容、口号等方面阿尔及利

^① 《使命》周刊, 22 期, 第 5 页

亚伊斯兰革命者同伊斯兰革命存在的某些相同之处，使研究人员更加严肃地提出这样一种推测：伊斯兰革命在某些国家如对伊拉克和黎巴嫩立即产生影响，但在某些国家在第一个十年播下了种子、在第二、第三个十年开始生长。在埃及，在伊斯兰革命胜利时期穆斯林兄弟会在人民群众及青年中的地位比较薄弱，并分裂成许多派如圣战派、武装斗争派等。当然，此事已导致兄弟会进一步亲近埃及政府。随着革命斗争在伊斯兰旗帜下的发展，某些用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武装的运动和政治斗争组织力量被削弱，并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被瓦解和消灭。有些运动处于不同动机采取与伊斯兰革命纲领相背离的不协调的举措，比如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

在伊斯兰革命的第二个十年，奥马尔·巴希尔（omar al bashir）在苏丹掌握政权，采取了类似伊朗的伊斯兰举措和倾向。种种消息反映苏丹社会对伊斯兰革命有很强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此事却成了埃及和美国等国攻击伊朗的借口，他们继续声称伊斯兰革命的输出已构成威胁和给他们的利益带来了危险，以此为自己进行的反伊朗宣传活动和向伊朗施加的压力做开脱。目前苏丹伊斯兰党已分裂，担任议长的哈桑·图拉比（hasam al turabi）已隐居，该国已陷入巨大压力和国内暴力之中，成了居心叵测者、原教旨主义者和革命者演习的战场。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在逊尼派社会中，谈论伊斯兰革命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穆斯林的影响尚属罕见。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统治者不是穆斯林，甚至逊尼派也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统治者不能成为主事人，因此伊斯兰革命对这块领土的穆斯林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巴勒斯坦穆斯林不仅没有采取改革改良的做法，而且相反远离改良和和解的做法，采取革命的道路和做法。

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前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利益的保护国之一。革命胜利之后则成为同该政权作斗争的中心，是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的活动心脏。伊玛姆（霍梅尼）用伟大的胸怀、超人的勇气接过了阿拉伯国家首脑签署戴维营协议后放在地上的战斗旗帜，给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赋予伊斯兰的性质。^①

^① 间谍老巢文件，卷五，巴基斯坦，危机开始，23号文件，第110页

因此，犹太复国主义侵略政权（驻德黑兰）的使馆被关闭，继而开设了巴勒斯坦使馆，伊玛姆霍梅尼为了使支持巴勒斯坦革命的伊斯兰运动顺利进行，将斋月最后一个礼拜五定为古都斯日。

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虽然并非偶然事件，而且多年来巴勒斯坦人民一直赤手空拳抵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野蛮进攻，但是事实上，伊斯兰革命之后，巴勒斯坦革命人士开始了新的活动，无数青年回归伊斯兰，西海岸和加沙地带的清真寺如雨后春笋增加了许多！^①由伊斯兰革命的儿女组成的巴勒斯坦真主党在加沙的监狱中宣布一个武装组织正是存在，没过多久他们便以伊斯兰起义之名与巴勒斯坦侵略政权展开斗争。

实际上，巴勒斯坦起义通过借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历史经验和依靠伊斯兰理想完全可以寻求一条拯救巴勒斯坦人民的最佳途径。

伊斯兰圣战是由谢赫·阿卜杜拉·卡利姆·伍德（sheikh abdol karim ude）担任圣战军事旅领导人的法塔希·沙加基（fathishaghghi）博士合作组建的，到1986年法塔希·加沙基一直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1988年法塔希·加沙基在撰写名为《霍梅尼伊斯兰解决途径》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和伊斯兰圣战问题。^②

在伊斯兰革命胜利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陷入分裂，反对以色列的主要核心陷入瘫痪，伊斯兰抵抗处于最软弱无力的状态。伊斯兰革命在伊朗取得胜利后，反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各组织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一变化无不利于伊斯兰力量。此外，反以斗争中曾笼罩阿拉伯世界的悲观情绪随着伊斯兰革命的发生已变成了希望和坚强信心。

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宣布起义，现在有好多支持者的另一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俗称哈马斯。值得注意的是：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采取献身式行动的斗争方式成功地赶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穆斯林也像他们那样在解放自己的领土中从不屈服他人，一如既往从未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如果我们想谈论伊斯兰革命对逊尼派社会的影响，可以分别列举下列问题：

^① 《中亚高加索研究》季刊，2006年春第13期，第284页。

^② 《使命》周刊，第23期，第5页。

1- 伊斯兰的觉醒和复兴

虽然在逊尼派伊斯兰学者和思想家中的伊斯兰觉醒和复兴可追溯到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前，而这种复兴的扩大和发展则归功于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如今政教分离的问题对所有穆斯林来说都是被摒弃和不可接受的事情，恢复伊斯兰作为一项被接受的原则不仅在个人和集体生活中，而且在所有穆斯林政治生活中都得到巩固和加强。

2- 反霸反异族统治的精神加强

对此可以说，由于伊斯兰革命对大国特别是美国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对抗和斗争，对饱受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蹂躏和统治的所有伊斯兰社会，都产生了影响。现在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反美情绪在伊斯兰世界充分扩大和蔓延，这也归功于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和作用。

3- 建立了自豪感

穆斯林在过去，即由于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长期统治，又由于西方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进步，而产生自卑感，人们普遍设法淡漠自己伊斯兰历史，盲目追求西方和其生活方式。而伊斯兰革命消除了这种自卑感，穆斯林普遍对自己的历史和伊斯兰本质感到自豪和光荣，并打算恢复伊斯兰价值。因此可以看到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穆斯林特别是青年人对去清真寺和宗教场所产生强烈愿望，甚至都以伊斯兰的装束和形象来装饰和表现自己。在妇女中使用伊斯兰服饰不仅不认为是清规戒律，而且被看作是一种光荣，一种政治行动和反抗的象征。此时甚至发展到这种程度：某些执著的妇女甚至以失学和失业为代价也不放弃自己的伊斯兰装束。

4- 清真寺作为政治活动中心

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政治活动不仅限于在党的总部和政治场所，而清真寺也作为政治斗争活动中心而广泛使用。每当遇到政治难题时，人们就到清真寺，在神圣的地方策划自己的行动，因此，在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不仅伊斯兰世界现有的清真寺热闹非凡，而且清真寺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清真寺不仅作为进行礼拜仪式的场所不断发展扩大，而且作为政治社会活动中心得到加强。

5- 在逊尼派社会伊斯兰解放运动发展

在逊尼派社会我们可以看到解放运动的两大重要影响和反应。一是在非伊斯兰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解放运动，但它在穆斯林特别是青年人中已失去自己的地位，已没有以往的威信和力量，不像泛阿拉伯主义和纳赛尔主义时期那样。第二是改良的伊斯兰解放运动，如：久负盛名的穆斯林兄弟会，但是由于它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要求而陷入混乱和分裂。现在新的革命圣战派别甚至以武装和地下组织的形式形成，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沉思组织、伊斯兰纪元组织和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解放阵线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们之所以讨论伊斯兰革命的特点及其同解放运动的关系是因为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第三世界人民对这场革命的发生虽感到非常震惊，但他们渴望了解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的核心思想及特点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带来这样一个信息：即在没有外来的非正统的思想意识的帮助下也能够建立人民政权，因此伊斯兰革命对各种运动产生最大影响的两个特点自信和排外使以前一直进行斗争的运动更具活力。

6- 宗教活动

更多的妇女喜欢穿戴伊斯兰服饰，民众普遍喜欢完成宗教仪式如举行礼拜五聚礼和集会，扩大宗教学习包括《古兰经》学习，《古兰经》注解课，积极广泛地参加各种宗教会议和协会都是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进一步得到发展的宗教活动。

7- 伊斯兰灵感

喜欢使用伊斯兰名字和名称给人和机构命名，不使用西方的名字和名称，也是革命胜利后伊斯兰革命影响之一。比如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政权在这种灵感的影响下，也把真主至大的口号作为伊拉克国旗的标志。

8- 捍卫宗教的神圣性

捍卫伊玛姆霍梅尼对萨勒曼·拉什迪的判决，自伊玛姆霍梅尼发出判决之后，所有伊斯兰国家都宣布禁止发行该书，几乎在所有伊斯兰国家都举行了反对萨勒曼·拉什迪及其支持者的盛大游行示威，甚至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举行的游行示威

中还造成一些穆斯林伤亡。沙龙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同样激起巴勒斯坦穆斯林强烈反对，此事引发了另一场捍卫行动——古都斯起义，这一起义至今仍在继续。

9- 政治要求

民众普遍要求对法律和社会事务伊斯兰化，民众的这一强烈要求迫使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政府作出令人满意地恢复，此事的确是对世俗制度的一次重大冲击。

10- 国际合作

加强穆斯林之间的感情，同情穆斯林遭受的苦难，关注伊斯兰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举行游行活动抗议美国进攻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些均表现了伊斯兰世界在公益事务中友好合作的感情。

可以大胆的预计，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进攻，在阿富汗、伊拉克发动惨无人道的战争无疑会引起伊斯兰世界大规模的暴乱和风暴，他们将高举伊斯兰复兴的旗帜，现政府将无力控制和镇压它，美国和西方也不能平息它。美国和西方发动的这场进攻，实际上是美国为继续统治伊斯兰世界和掠夺该地区巨大财富而做出的一种反应，这只能加强伊斯兰人民的战斗精神和扩大起义规模，实际上在不久的将来会验证阿尔努德·图温比的预言。他曾说：……如果人类的现状导致一场种族战争，伊斯兰可能再次崛起发挥自己的历史作用。

光的爆炸

关于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以及它对世界影响力度，像火山爆发、大地震、风暴和洪流那样引起朋友、敌人或对革命感到惊奇的观察家们的各种解释和评说。总之，伊斯兰革命能引起如此高度的重视说明革命的爆破力很强。但是对这场革命的任何美丽的、恰如其分的、现实主义的解释和评说都远不如革命领袖伊玛姆霍梅尼论述的精辟。他说：我们的革命是光的爆炸。因为光爆炸后会产生下列效果。

-由于光的照耀，广阔天空变得明亮，黑暗突然变成光明。

-平等地照射世界各阶层，不分贫富，用自己的温暖特别是给弱小的受压迫阶层以动力，赋予更大希望。

-由于将黑暗、愚昧变成光明和智慧，更多更好地寻求真理，区分真伪，分清道路和陷阱。

-诚然，光会给受苦难者和软弱无能者带来幸福和力量，而对愚昧者和作恶者来说却产生恐惧，他们无奈地面对战争特别是光源。

-光把沉睡者从黑暗之夜的长眠中唤醒，号召他们起来行动。

-离光源越近的人受影响越大，会感觉到更多的热量。

-处于光爆炸火炉中的人，在那里如此受到冶炼，自己也变成了光，实际上，已成为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光明和黑暗，觉悟与愚昧，真和伪之间的斗争将进入新的阶段，在那里作为真理象征的光将战胜黑暗，达到最后决定胜利阶段。

-只要火炉在燃烧，散发光能，光的发射仍会继续，其产生的影响会更强，速度会更快，黑夜结束是黎明。

-无疑，伊斯兰革命在 21 世纪和第三个千纪开始时将在各方面特别是文化方面产生深刻影响，这是不可逆转的，正如大部分思想家承认的那样，新的世纪西方不会继续统治所有各方面。可以描绘这样一个新时代，届时伊斯兰和穆斯林将发挥杰出作用。

曼努切尔·穆罕默迪博士